

玛格丽特·杜拉斯

埃米莉·L

Emily L.

Marguerite Duras

Marguerite

埃米莉·L

Emily L.

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

Marguerite Duras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埃米莉·L.(法)杜拉斯(Duras, M.)著;王道乾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7

(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品系列)

ISBN 978-7-5327-5000-9

I. 埃… II. ①杜…②王…

III. 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2258 号

MARGUERITE DURAS

Emily L.

本书根据子夜出版社 1987 年法文版译出

© Editions de Minuit, 1987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

图字: 09-2007-280 号

埃米莉·L
Emily L.

MARGUERITE DURAS
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
王道乾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周 冉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75 插页 4 字数 53,000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5000-9/I·2814

定价: 21.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5155604

致让·马斯科洛^①

① Jean Mascolo(1947—), 作者的儿子。

事情是因恐惧开始的。

和往常夏天一样，我们到基依伯夫^①去。

傍晚到达，仍然是那个已成了惯例的时间。每次去都是一样，从海港入口处那座教堂开始，沿着码头沿岸白色矮墙，拖着脚步，一直走到码头出口处，走过现在废弃、本来直通布罗托纳森林的那条通道。

看河^②对岸，是石油专用港，再远一点，是勒阿弗尔^③矗立在海上的峭壁，还有天空。近看是红色渡船载着旅客过河。一直是这种矮墙，不许人靠近，颤颤巍巍的，白色的。

随后到了滨海旅馆，在露天座上坐下来，旅馆在广场中心，正好面对轮渡码头上下船的坡道。

露天座上摆的台子都荫蔽在旅馆建筑的阴影之下。空

气静止，没有风。

我在看你。你看着这个地方。天气很热。河水一平如镜。夏天。接着，你又看远处。两手相握，支在颌下，手很白，很美，你虽然在看，实无所见。你动也没有动，问我怎么样。我说和往常一样。我说没什么。我说我在看你。

你开始是一动不动，后来，由于我在，我在你的眼睛里看到有一缕笑意。你说：

“这里，这个地方，是你喜欢的，总有一天，要写到一本书里去，地点呀，炎热呀，河水呀。”

你说这些话，我没有置答。我不知道。我对你说，我事先无从知道，相反，我若是知道，那倒是极为少有的事。

广场上，空无一人。轮渡带来不少旅游者。这里是塞

① Quillebeuf，法国北部厄尔省城市，在塞纳河出海处，位于河左岸，临英吉利海峡。

② 即塞纳河。

③ Le Havre，法国第二大港口城市，在塞纳河出海处，位于河右岸，属滨海塞纳省。

纳河河谷尽头，是瑞米耶日^①轮渡往下最后一处轮渡。这里的渡船一走，广场立刻就变得空荡荡的。两次轮渡之间，广场上便寂无人迹，在这样的情况下，那种恐惧感就出现了。我看看我们四周，这里还有人，可是在广场深处，在那条废弃不通行的道路出口那边，大概是没有的人了。这些人，这时已经停下脚步，在朝着我们看。他们约十五个人，所有的人一律穿白色服装。仿佛只有那么一个人，无限增殖就成了这许多人。我也不去看他。

我又开始去看。我发现我弄错了。他们是在那里，不过在往前走。有几个人在说话。说话声还听不到。我知道，他们是在那里。我还看到一些细节。不过这样的恐惧心情我自己知道，至于这种恐惧最初怎么出现的，我并不知道。这些人看起来都属于一种独特而又相同的面目，所以让我感到害怕。他们都剪成板刷式的头发，眯细眼，神态一律是面带笑容，一律是胖胖的，身材大小也不分彼此。但问

① Jumièges，滨海塞纳省近鲁昂地区的城市。鲁昂是沿河最大城市，处于巴黎北向至勒阿弗尔的中途。

题并不在这种异常情况，确实，问题是他们好像都编了号似的。我说：

“这些高丽人怎么到基依伯夫来了？”

你突然回过头来对着我，因为你听到我的声调有变，大概你也突然预感到那种恐惧。

“你什么地方见有高丽人？”

“你转过身去，看看你后面，在码头那边。”

你转过身去，你停下来，以便弄清这一切对我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心里一定也怕，就仿佛那次夜里我面前发生的事又要出现。你寻思怎么回答我，对于你，这我是明白的。

你说：

“实际上是亚洲人，为什么说他们是高丽人？”

“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

你突然笑了。我也跟着你笑了。你说：

“因为你从来没有见过，所以你倾向认为你不认识的亚洲人就是高丽人，就是他们，是不是？”

“是。”

你注意往高丽人那边看了看。然后你转回身来对着我，

你注意地把我深深地看了又看，你看得非常专注，以至看我这件事本身也自行泯没无其事了。我人在这里这样的意念一下又牵住你的思绪。你看着我，仿佛你在爱我。这种情况在你那里经常出现。

我说那种恐惧我无法抵制，那种恐惧我避也避不开，我说那种恐惧我不理解也不明白。

我说的话你并没有听进去。你一直用只有在你身上才能看到的那种眼光看我。

高丽人往我们这边走近，他们分坐在另几张台子四周。他们在看我们，就像前一时我们看他们一样。他们面带微笑，是一种含有残忍的微笑，这残忍的微笑一下转而成为一种悲戚，这种悲戚似乎不能再转换复原。但是，那种残忍的微笑竟又回到他们的脸上。那种笑留驻在脸上，冻结在眼睛上，凝固在半开的嘴上。正是这种微笑叫人害怕，正是这种微笑宣告开始，是要宰割我，是我，我已想到此事。这个故事中的女人，就是我，和你这样一个正在看我的男人在一起，在这一天的午后，在基依伯夫这个地方，要杀的就是我。

我心里害怕，持续不断地感到害怕，虽然我什么也没有说。这你是知道的。这件事甚至让你感到很有趣。你对我说：这是一种讨厌的种族主义。我说，是吧。我怎么想就怎么说。我不禁也笑了。我说：

“死应是日本式的。世界死灭。我相信这一点。你么，也许你还有时间能看到它将是怎么个搞法，怎么展开。”

你说那也可能。

那些高丽人留在露天座桌前坚持不走，你对我说最好还是坐到咖啡馆里面去。你看我一直在注意这些高丽人的举动，你看到恐惧心情一直持续不去，你明白任何逻辑也说不上有多少道理可讲，这你不是不知道，我一直是悲怆哀痛，绝望，又愚又痴，以后我会在一本什么书里讲到，你是知道的。于是我跟着你走到咖啡馆里面。不论走到哪里反正我总是跟你走的。

这天下午滨海咖啡馆几乎没有什么人。只有几个常客，基依伯夫市区的老主顾，还有几个乘轮渡来的年轻人。他们大多我们都看着眼熟。他们在滨海咖啡馆大厅围着老板

娘和一个年轻女人，那无疑是老板娘的女儿。这些年轻人多是河对岸石油专用港上的雇员，必是回到低地村庄上他们住家之前到滨海这里来逗留一时。这里还有游客，有锡兰^①来的，这你已经说过，还有其他不同国家的旅游者。这些人大致懂一点法语，这些年轻人讲出什么笑话他们弄不清，只是有礼貌地笑笑，还有一些人显然一句法国话也听不懂，看看旅馆的菜单，看看这个地方，看看这里的人，神态都一样，一律带着迷惘的笑容。听到这些过路的年轻人孤单无聊噉噉喳喳讲些猥亵难听的话也无可奈何。不过滨海旅馆酒吧间原本是一个十分清静的地方。

那些人，我们在滨海酒吧里看到的那些人，就像我们在大厅里看到的那些顾客一样，同样还有老板娘和她身边那个年轻女人，这种情况已经持续有相当一段时间——那些人，我们走进咖啡馆大厅之前就已经在这里了，这本来也说不上有什么缘由，反正一进来，接着，我们一眼就看见他们在这里，如此而已。我们一定是见到他们竟视而不

① Ceylan，今斯里兰卡。

见，所以后来才突然发现他们在这里。随之而来的也只能如此，不能不是这样。

最初，或此或彼，是两种情况。随后，两者并在。两方面融合成为独一一种色彩，独一一种形式。成为同样相同的年龄了。

他们走到酒吧给过路客人保留的那一侧。老顾客是在另一头，向着大厅的那一侧。他们都是一个个单独的。形同于无。在夏天，孤独一人。就像在大沙漠里一样。消融在大河反射到广场、墙垣、白垩悬崖、酒吧间向外敞开的两重大门的光芒之中。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一个人也看不见。盛夏的光照也看不见。那条大河，也看不见。

在他们面前，摆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酒精饮料：他是比尔森黑啤，她是双份波旁威士忌。

他们坐在高脚吧凳上几乎不动，头朝前俯下去，摇晃着，他们那个样子很有点可笑。也许可以说，他们都是植物，反正很像这一类东西，中性的，植物形状一类的，植物人吧，刚刚出生就已经半死，活着就已告死去。是的，是纯真无辜却又有罪遭谴的什么对象。是一些树木。是一些被剥夺了水和土地的树木，受到惩罚的树木。就像一个

人的存在，受到严惩，倒毙在地，就倒在那里，就在我们眼前。

当时我竟以为她是睡着了，酒吧柜台前的那个女人。现在我看不是。我知道她闭着眼同时头竖起专心静听四周出现的各种声音，特别是从大厅那边传来的声音，这声音里面含有英国声调。她细细谛听，倾听种种声响中那样一种声音，即各种声音中说出的英语中间的那种声调。

这些人，就是从英国来的英国人。当大厅一静下来，他们之间讲英语就可以听得出，而且能听清 他们说的不可能全听懂。他们不是接连不断一直往下说，而是断断续续，声音很低，只要远处传来一点声响，这声音就几乎听不见了，把他们说话的声音掩盖下去了。只要能听到一点，就可以听出他们正在烦恼犯愁，大概是交通车辆发生故障，遇上麻烦，什么问题一时不明，所以还不能离开这个地方。如不是要按原计划走完这段行程，因发生故障非中途停下不可，那也就没有什么了。他们谈话里面夹杂一些技术性名词，他们自己也弄不清。很快他们把这事放下不再说了。

有一段时间，他们谈到一条船的事。

另一时间，他们还谈到海。

一股风穿过港口，一说起风，马上又是一阵风吹过。
这就是说：海潮在转换。The turn of the tide...^①海上在夏季就有这样一些日子，所以海洋想来一定是神奇不可思议的。The sea must be marvellously calm. As it is sometimes in summer.^②

她，她在倾听。她微微一笑了一笑，海上是多么好，多么静，这让她感到满意。

这迷人的情味，这种妍丽明媚，从何而来，属于此时此刻的这样一句话，有关夏天的这样一句话，关于这些人的这样一句话，又从何而来？不可知，不可能知道。我不知道。想必是出自面对死亡的这种谦卑忍从，一定是这样。不过，也出自这种猥褻俗恶。是由于这一事件的出现。也由于所有这许多事物的总体，所有这些事件当中单独每一件的总体。没有人能说出是为什么，没有人能道出其中一

① 英文，转潮……

② 英文，海上一定是静得不可思议。夏季有时就是这样。

个究竟。也可以说，是因为这里有这样一条长河，一切沐浴于其中的光照，众多白灿灿的巉岩绝壁四外散射这种纯白的色彩。出自白垩的这种白。出自悬崖的白色和海上水沫的白色。出自海鸟身上蓝白被研碎成粉末的那种白色。同样，也来自海风的那种纯白。

他们的年纪，无从辨认，不可能知道。看得出她年纪明显比他大。不过，他，他的动作和她相比提前变得迟滞了。步行追不上她，他不能多走，已经有几年了。看得出，关于她，她已经走到尽头，完了，可是她人毕竟在，在男人所属领域范围内她身体不论黑夜白昼不论在什么地方依然处在他的肉体他的手所及的界限之内。

看得出是走到终点了，完了。可是，同时，她毕竟人还在。同样，如果他离开她，那么她，她就只有一死，这是看得出来的。

对我们来说，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这两个留在酒吧里的人，坐在那里不动，他们就那样始终保持着凝固状态。他看看她，或者，有几次，看看摆酒的架子后面的镜子，

这时红色渡轮来到，旅客在旅馆门前走过。她，她的眼睛只是看着地上。

他们面前吧台上，摆着酒劲很大的比尔森黑啤空瓶和盛着威士忌的酒杯，杯里的冰块这时开始融化。我们到滨海咖啡馆之前，他们大概已经喝得不少了。

我和你说过。我曾经告诉你，我决定要写我们自己的故事。你坐在那里不动。你在继续看那个女人，好像我对你说的你没有听清。

我把刚才给你说的又重复说一遍，说我要写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故事，就这样一个故事，故事眼前还在进行，就是至死也不会结束的那个故事。

你在看外面，看外边那条河，不是在看，什么也没有看见，这有很长一段时间，惶惶惑惑的。

“又是这样的故事……不可能……”

“我还没有下决心……不是那样。我不能停下不写。我不能。不过，这个故事，我若是写，那就好像我又重新找到了你……我又找到那样一些瞬间，在这些瞬间我不知道……不知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你是谁，不知道我们